

# 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外交\*

## ——国际体系转型与地缘经济的视角

余 泳

**内容提要：**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体系转型加剧，各种全球性议题中，国家间或国家与区域组织的经济关系已成为各自需首先解决的问题。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作为后发国家，在此期间的国内外环境经历着巨大的冲击，双方发展在地缘经济上呈极强互补趋势，自贸区建设谈判也一直在议题之中。中国在总体发展战略和外交布局下，着力提升经济外交，海合会国家则是中国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实践的重要对象之一。本文试探讨双边地缘经济联系，梳理中国与其经济外交脉络，明晰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金融危机背景下，各自的利益诉求，展望双方进一步合作以达共赢发展的前景。

**作者简介：**余泳，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外中东所2008级博士生（上海200083）。

**关键词：**国际体系转型；地缘经济；经济外交；海合会国家；中国与海湾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1-0029-06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08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并受教育部“211”三期工程建设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资助。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国际体系的定义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但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对非传统安全防范达成共识，气候、环保等国际性难题层出不穷，尤其是以2008年8月8日发生的俄格战争等事件为代表的国际格局变动趋向，都强烈昭示了当代一国与他国、地区及国际组织间的关系正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作为新兴国家代表之一的中国以及在世界地缘、能源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海合会国家，都承载着各自历史性的转型任务，其变革发展模式及融入当代世界发展潮流带有显著的地缘经济特征，双边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中国对其经济外交努力正逐步加强。

## 一、国际体系及其当代转型

探讨“国际体系”，首先应辨析“体系”的含义，其字面意义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sup>[1342]</sup>，而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体系有着不同的定义。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不管是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学派，还是四、五十年代传统现实主义学派，

抑或是六十年代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以及七十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学派，大多数研究都侧重于从大国变迁所引起的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国际体系的转型，即国际格局的变迁问题。只有在九十年代前后，建构主义学者继承了北欧学派对世界和平理论的研究、法国学派对战争与和平的制度研究、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研 究以及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部分观点，丰富并发展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内容后，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转型研究，建构主义突出观念即共有知识及其互动形成的动态结构。<sup>[2]23-25</sup>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系统视角，是把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由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称谓，诸如“国际体系”、“国家体系”、“世界体系”、“国际结构”等，组成体系的通常被称为“单元”。<sup>[3]280</sup> 国内外学界关于国际体系的认识和定义尽管经由了上述不同流派和阶段的变迁，但总体而言，国际体系即国际关系体系，“鉴于它具有稳定性、紧密型与整体性以及内在的行为体互动机制，所以它就被称为体系”。<sup>[4]1</sup> 不管如何定义，国际体系强调的是 一个整体概念，而其中的各个单元在其互动过程中可以因一系列大的、连续性的事件而促使其转型或变革。就历史而言，军事战争是世界体系变革的主要动力；而在当代，世界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非传统安全和世界性气候、环境等难题的共同作用下，其变革与转型除遵循既有的历史规律外，融入了本时代的鲜明特征，更有颠覆过往经验的、有待于人们进一步归总的不确定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

“转型”是一个过程，它既包括旧事物的发展和完善，又包括新事物的创制，是一个继续进行时。外交转型既与整个社会的变迁和转型相联系，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至少包括了外交观念的转变、外交体制的变迁与外交战略的变迁。<sup>[5]1-2</sup>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领导人基于对世界主题是和平和发展的判断，经受住国内外局势的严峻考验，竭力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和先前的“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一样甚嚣尘上，但中国一直能以冷静的心态和务实的举措，不是简单地参与和维护现行国际体系，而是积极平衡自身定位，与各种力量一道，有效地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各国都在追求国家发展和利益的大背景下，中国于2000年正式提出了“走出去”战略，随后中央有关文件中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并被正式写入“十五”计划，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中国不再讳言其在境外的国家利益，国际形势中非传统安全因素在上升，为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利益，中国外交部于2004年设立涉外安全事务司；为专门处理边界与海洋事务，外交部又于2009年首次设立边界与海洋事务司。

## 二、当代地缘经济视阈中的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关系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相互关系如何影响的分析研究，此说最早由瑞典人基伦(Rudolf Kjellen)1916年提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流行于中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传遍全球。此说因被纳粹分子采用为其侵略目的辩护而饱受诟病与排斥，只是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外交家在其言论与文章中经常使用，又得到了较大发展。国际关系经典教材也将地缘政治和通常被忽略的地缘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将人类历史上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理论以及当今的国际问题和案例研究相互融合，将基本的理论知识、最新的信息和案例传达给学生。<sup>[6]</sup>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像“孪生兄妹”战略互动，似“大炮”和“黄油”密不可分。“所谓地缘经济学是指冷战后时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以地理要素为基础，从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学科。”<sup>[7]9</sup> 地缘政治学突出各

国之间综合实力的对抗与较量,以及对战略空间和战略资源的争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领土疆域等问题是其所面对的焦点问题,直接的冲突与对抗是其主要表现特征。地缘经济学则是在世界范围内伴随和平与发展主旋律,基于国家经济利益的需求优于以往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从经济地位、经济关系的角度去重新构建、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资金、科技、市场方面的角逐、竞争与发展是其主要表现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地缘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末,西方学者最早提出了“地缘经济”的概念。美国学者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 N. Luttwak)于1990年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论文《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逻辑、贸易法则》奠定了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两极格局瓦解后,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逐渐让位于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各国各地区都在利用地缘优势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使本国和本地区经济越来越具有国际化和全球化特征。越来越多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开始关注并深入研究地缘经济学。目前,地缘经济学在国际上已形成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和意大利学派这三个主要学派,在乌克兰、中国、德国、土耳其等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sup>[8]42</sup>地缘经济学主张,以影响促变化,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优势控制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变化取向,因此,谁掌握了国际经济命脉和生态的优势,谁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发言权。有美国专家认为,人类正在进入地缘经济时代,贸易、资金、技术等流动变化将决定着这个时代国家间力量的对比,国家安全观正在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拓展到经济领域,商业力量、技术力量同军事力量一样都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sup>[9]22</sup>地缘经济探讨的是冷战结束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通过对国际国内资源的控制来达到对一定区域的控制。国家或国家集团对某区域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来实现的,军事、政治、外交等手段则处于辅助的位置。换句话说,地缘经济探讨的是经由合作而实现的控制,即“软控制”。资源的相互依存性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同时也是各个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基础,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在资源控制方面的不对称性造成了在经济合作中各国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区域范围的大小和控制程度的高低,取决于通过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而实现的对于该区域资源控制的种类和领域。所以,地缘经济研究的复杂性还在于,一个国家可能在本国疆域内无法保全自己的利益,也可能在本国疆域之外大量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还可能两者并存。<sup>[10]41</sup>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全球化浪潮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此强烈冲击下,中国经受着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痛苦抉择,最终逐步建立和培育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以一种令世人刮目的速率发展前行,但也付出了环境恶化、资源消耗过大等代价,1993年成为油品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近年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而其中的40%左右原油进口依靠中东地区,主要是海合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海合会国家一方面被动地应承国际体系变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产业结构的单一、基础设施的薄弱、普通劳工的匮乏等等令其与世界经济发展主流方向渐行渐远,一度占据世界经济和人文等指标都较为落后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卷入地区冲突和西方大国利益争夺的漩涡,先是科威特遭同族兄弟伊拉克的侵占,油气设施遭到极大破坏,沙特境内进驻美国大兵而激起后患无穷的伊斯兰反美抵抗运动,一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所有海合会国家都处在兵凶战危的境地中;随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以及其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欲强力推行美式民主,这些海湾君主制国家叠遭政权合法性危机,不得不做出种种改政举措;另外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这些国家夹杂在中东错综复杂矛盾各方之间,“君子无罪,怀璧其罪”,归根结底——石油地缘亦成为其正常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因此，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理解，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尽管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但双方提升合作的空间更大，相互实现其发展诉求，适应国际体系急剧转型并应对时下的金融经济危机，最大可能地获取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都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就中国方面而言，除其一贯秉承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政治理念外，还一直保持同海合会国家在内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良好传统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始终贯彻在其对外交往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努力适应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游戏规则，争取“双赢”、“共赢”、“多赢”已成为中国人参加对外经济活动中墨守的准绳，上述一系列条件的具备，成为中国开展对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的坚实基础。

### 三、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外交

关于经济外交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不同阐释。其中，国内学者以专著形式探究经济外交所给出的定义为：主权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以及专门的外交机构，围绕国际经济问题开展的访问、谈判、签订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多边和双边的活动。<sup>[11]6</sup>经济外交是一国对国内外竞争利益作出回应的政策努力，其目的是通过政府及其海外公司使国家利益最大化。除国家外，新的参与者——如超国家形态的欧盟和跨国公司——也在其中特别是多边框架内扮演着角色。但民族国家和双边活动仍是经济外交的中心。<sup>[11]6-10</sup>合理实现经济外交的目的，积极发挥经济外交功能。经济外交要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建立和发展国际经济联系，协调国际经济关系，开展经济合作，化解国际经济危机，维持和改革国际经济秩序。<sup>[11]6-10</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目标的优先次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经济战略重于政治战略，外交成为扩大经济成果的工具。中国的新型外交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等现实议题中，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富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 经济合作的最高形式是经济外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难完全独立存在，一国发生的经济危机转瞬间就会在相隔万里的另一个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如果一国或一地发生经济危机，其他各国若想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听任危机的发展必将祸及其自身。当今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而且其中的金融体系等相当脆弱，20 世纪九十年代的墨西哥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当前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生动地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关情境做了注脚。进一步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双重打击，因为他们多数是不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受害者，产业结构上严重依赖农矿产品出口等，其社会发展面临着贫困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加入 WTO 以及兑现入世承诺以来，除了积极加快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外，也更多地受到已有的许多不合理规则牵制。因此，包括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同样的不利境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他们的共同诉求。只有经济外交才能使各国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只有经济外交才能使有关国家的经济不同程度地服从化解国际经济危机的需要而做出调整，只有经济外交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国际力量援助危机中的国家。<sup>[11]9</sup>中国政府适时提出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力求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无疑顺应了这一时代变化的要求。

2. 海合会国家发展模式特征与不足。海合会国家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地，在全球有两万亿美元的资本输出；这里也是全球人均旅游消费最多的地区，并且对日用消费品等相关商品有极大的需求。海湾六国最主要的资源是石油，是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区，具有油田多、油藏浅、

易开采等特点。海湾六国是中东地区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也是全球重要的劳务市场。经济结构的过份单一仍是其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石油开采与加工仍然在海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超过半数的就业人口仍在石油生产部门。海湾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谋求建立战略整合，并通过政府积极参与联合项目，但很快就发现这一战略本身不会实现经济一体化，故在八十年代出现了区域化的经济一体化战略——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建立，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地区性的经济联合体，并进一步走向经济政治集团。<sup>[12]25</sup>自海合会成立以来，海湾各国尤其是沙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经济结构单一化的问题，但如在不久的将来耗尽其石油储量，就意味着海湾国家将丧失他们的主要经济支柱，经济结构多样化在今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不言而喻。海合会六国内部也存在其他一些问题，相互间贸易量尚有待提高，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向深层次蔓延的时候，使其发展模式受到进一步诟病。另外，即使不考虑这些国家石油出口国的身份，其现有较单一的就业形式也是有问题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朝着所有公民既能提高技能又可自我发展的方向迈进。<sup>[13]98</sup>

3. 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的经验与展望。我国和海合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努力。但是，曾经很多中国中低端产品销往这些中东阿拉伯国家，甚至有些企业总是将阿拉伯国家看作一个便宜的市场，经常把在欧美市场滞销的库存产品销往那里，从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但中国对这些海湾国家经济外交的成果仍十分丰硕，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02~2007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在35%。具体而言，中国能为这些国家提供相关产品、服务和技术等，尤其是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进展较为顺利并能产生好的预期。首先，为改变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海湾六国正在对石化工业实施投资多元化、经营全球化战略，并利用其丰厚的石油美元，大规模地进行了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建设。我国则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能源缺口会越来越大，同时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并且纺织、轻工、服装、食品和机电等产品质优价廉，所以，无论是已进行的合作方面，还是正在进行的高技术含量项目、双向投资等方面，都与海合会国家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其次，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20世纪末以来，自贸区已经成为重组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方式，也已成为很多国家参与世界贸易自由化、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国内改革的重要选择。2004年7月，中国与海合会六国签署了《中国—海合会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并共同宣布启动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迄今谈判举行了五轮，已经在货物贸易谈判大多数领域达成共识，并启动了服务贸易谈判。

#### 四、结语

在当代国际体系急剧转型的背景下，在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悲观氛围中，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民众都在展望G20时代的到来，但不管从何种角度观察与判断，当下中国之于世界的积极意义无需多说，或许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她给已有世界格局增添的新意。世界很多国家以及有些大国的多数民众都基本认可“中国机遇论”而非以前的“崩溃”或“威胁”等字眼，而在此间扮演重要角色并导致世人看法转变的因素，是中国在21世纪开始全面提升和扩大对外开放，集中体现在其大力推行的经济外交，并进一步加快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抢抓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外交促经济并以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形式上体现为中国政府对经济外交的重视，从谋划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到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工作，经济外交成为中国总体外交和大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海合会经贸交往和合作对于

双方都有重要意义，双边的经济互补性和互惠发展意义日益凸显。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的意义不仅在于双边的交往与友好合作，其放大作用和示范效应正是中国解决诸多内政外交中棘手问题所亟需的。随着 2010 年岁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功建立，人们有理由期待 2010 年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建设也会取得重要进展，届时亚洲乃至国际地缘经济与政治格局必会产生重大变革。

#### [参考文献]

- [1] 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D].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 [2] 秦亚青. 译者前言[M].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秦亚青,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3] 王缉思. 中国学者看世界·世界和中国(2007~2008)[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
- [4] 刘鸣. 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的解读[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 [5] 李兆祥. 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序.
- [6] 威廉·内斯特. 国际关系: 21 世纪的政治与经济[M]. 姚远, 汪恒,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7] 韩银安.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刍议[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5(2).
- [8] 李敦瑞, 李新. 地缘经济学研究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9(1).
- [9] 丁志刚. 新兴地缘经济学独特的地缘战略视角[J]. 国际论坛, 2001(2).
- [10] 周晓男.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研究路径比较[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12).
- [11] 张学斌. 经济外交[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2] Ahmed Galal, Bernard Hoekman. Arab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Hope and Reality [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 [13] Marcus Noland, Howard Pack. Arab Economies in A Changing World [M].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Towards the GCC Countries ——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Geo-economics Perspectives**

**YU Yong**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intensifying. One country'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another or with the reg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its top urgent agenda among a variety of global issues.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nd the GCC members experienced a tremendous impact considering their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during this period. Meanwhile, there have been strong complementary trends in their ge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hich the building of FTA negotiations has been among the topics. The GCC countries are one of the dominan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nhance the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nd probe the bilateral geo-economic ties. Regard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the paper also expects to forecast their further cooperation and win-win development prospect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Geo-economics; Economic Diplomacy; GCC Countries; China and the Gulf

(责任编辑: 孙德刚)